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

第三回 燕青失陷大名城 史進氣走玄通觀

話說當時丁九郎將燕青行藏道破，便欲教他們遠走高飛。段孔目說：「不可造次，此刻城門已閉。怎地出得去，依你設算時，不是教人自投羅網，反害了他們也。這裡城防近來非常嚴密，一更過後，凡有過往都要盤查，如何可走。今欲放走二人，須得向巡城使領下腰牌，方好賺開城門出去。」丁九郎道：「恁地卻難。我懊悔留了他們，若有長短時，良心上怎好過去！」段孔目道：「說得是，這是你的好意。如今且勿憂急，我自替你設法，先去巡城使那裡走一回，遮莫尋得生路。」說罷，教丁九郎且去廚下安歇；自家走出臥房，點亮了一碗燈，婦人隨後送出大門，看他去了，掩上門，回進房中坐等。卻說燕青、史進二人，今晚因喝得酒多，濃濃好睡，待醒來時，聽得譙樓正打三更。二人酒量，史進比燕青大兩倍，史進酒都醒了，燕青卻還帶些疲倦。史進擦擦眼睛，爬下床來，卻來屋後淨手，只聽得宅外隱隱有聲。史進進房告訴燕青，燕青心疑，急從床上起身，移燈照看時，包裹、腰刀、樸刀都在床側。此刻聲音更響，逼近宅外，二人越發心疑，各捻樸刀在手，跨出房門。奔到外面看時，只見人聲喧嚷，火把齊明，二三十個做公的，各執長短傢伙，早從大門外蜂擁入來，當先一個都頭，高叫：「休放走了梁山泊強賊！」丁九郎在廚下草鋪子上，正打盹哩，忽被人聲驚醒，走出來看時，卻撞見那個都頭，只一棒打倒地上，喝教綁了。燕青、史進搶出來，火把下，早被眾多公人瞧見，喊聲：「強賊在此。」就有兩個公人撲到，吃燕青、史進一樸刀一個，都剝翻了。二人也知前門難走，掉轉身子，史進在前，燕青在後，尋到後門跟首，史進一腳把門踢開，直躡出去，正待回身接應燕青，忽覺有物絆到腳下，黑暗中疾忙用力一跳，沒被絆倒。就這一跳裡，史進正自驚疑，只聽得發一聲喊，兩傍亮出火光。嚷著：「走了一個。」燕青卻已吃他們拿了。說時遲，彼時快，史進躡到後門外，燕青接著出來，暗中被繩索一絆，多因醉後疲倦，腳下無力，身子一幌，就被絆倒在地。這後門外的許多手腳，都是預先伏下。且說今夜來拿人的兩個都頭，一個姓張，一個姓李，本領都很了得。當下張都頭引領丁壯，從前門直打進來，不想被燕青、史進殺死兩人，搶出後門逃走。張都頭連忙追趕，趕到後門外，聽說走了一個，便教李都頭將燕青拿進屋去；一面引領眾多公人，各執兵器高擎火把，隨後追蹤。史進從後門脫身，向前正走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起，回頭望時，但見一片火光，有許多人追將來。史進道：「這乾鳥人有何鳥用，也來尋事生非。俺怕了不是好漢！」回身執刀立定，那張都頭已追近前來，火光叢中，兩人交手便鬥。不上六七個回合，史進大吼一聲，只一樸刀，擰在張都頭腿股之上，撲地便倒。眾做公的都嚇呆了，哪個敢上來拚命。史進揚起樸刀叫道：「無用的鳥人，俺殺你們不如殺了狗，好不值得，俺自走路。」眾做公的哪個敢追，任史進大踏步走去。眾人回身過來，聽張都頭在地上聲喚，方才將他扶起，又拾起那條棍棒，一步一顛的，且回段孔目家裡來。

只這一鬧裡，大家都知段家拿下強盜，巡城使也引兵到來，段孔目迎著進內，只見地上殺死兩個公人。後門打破，卻捉得一個正犯，一個從犯。此事正自不小，須解留守司衙門發落。丁九郎此時方知中了人家奸計，懊悔無及，只對燕青說：「小人累你。」燕青也自無話。哄亂過一陣，看看天色將明，巡城使便押著二人，帶了抄獲的兩個包裹，兩口腰刀，又奪下一把樸刀，擁出段家大門，吆吆喝喝，徑解留守司衙門而來。不一回，大家到得留守司前，天光已亮，梁中書聞報，獲得梁山泊賊人，非同小可，連忙升坐公廳，左右兩行，排列下數十個狼虎一般的公人，好不威嚴。當下原告段孔目上來，當堂告稟一過，只聽得廳上下幾聲吆喝，左右就將丁九郎推到案前，雙膝跪下，梁中書把驚堂一拍。喝道：「你這刁頑的賊徒，恁地大膽，你也是公門中人，竟敢知法犯法，窩藏強賊，罪名可不小。」丁九郎見事已至此，賴也不濟，只索招認了，當堂取了供狀。又推上浪子燕青來，梁中書喝教搗去臉上大膏藥，用水洗刷了，露出白淨面皮，毫無瘡癍。又剝去上衣衣服，只見滿身刺著花繡，如何不是浪子燕青。燕青跪在堂上，任爾百般訊問，只不開口。梁中書無法，喝把二人脊杖五十，取兩面大枷釘了，且下在大牢裡。所有樸刀一把，腰刀兩口，包裹兩個，把來當廳看驗過，封存入庫。段家裡殺斃兩名公人，著本管官府相驗，疊成卷宗，一併歸案。梁中書審問畢，一面退堂，一面便傳下令旨：「此番捉得賊人浪子燕青，風聲所播，難保梁山群賊不來劫救，重蹈以前覆轍；即著合城文武官吏，員弁丁壯，一體加意嚴防，務使賊人不得再逞。」令旨下去，誰敢不遵，合城大小官員，個個小心著意，城關內外防備得鐵桶相似，一絲不漏。燕青、丁九郎下去大牢裡，嚴行監押，真的風也不透，苦得要死。這場公案裡最得意的，便是半夜告密的段孔目。當日從留守司衙門回去，叫個木匠修補好後門，自有官府派來人役，把兩人死屍料理，打掃乾淨。段孔目躡入房中，只見那婦人倒臥床上，茶飯一點沒有吃，都因昨晚一鬧，驚駭得病了。段孔目便來安慰婦人，說：「我這場功勞不小，將來領到賞賜時，同你快活受用。」婦人埋怨道：「誰希罕什麼賞賜！你這沒天良的，只圖自己，不顧別人，奴的一個親生叔叔，給你一下手就坑陷了。」段孔目冷笑道：「好人兒，說甚傻話。如今在公門中吃飯的，哪個講良心。」婦人道：「只怕梁山泊好漢尋你報仇。」說罷，雙淚交流，翻身朝裡睡去，再不說話。就此日一病，病勢接二連三增重，醫藥無效，不到十日，這婦人就死了。

閒言且住。再說史進當晚嚇退追蹤之人，借著天上星光，擇路且走，一氣跑過去，也不辨東西南北，也不知跑了多少路，到一個所在，四無人聲，便行立定。史進歇息一下，趁腳兒漫步過去，迎面一所院宇，不暇細看，就牆頭躡轉去，隱隱見有幾株大樹，傍在院牆左近，便走上幾步，彎腰摸一摸地上，插了樸刀，一蹲身就傍樹根坐下。史進此時覺得倦了，坐定身子，兩眼一合，竟自傍著樹根，朦朧睡去。睡得正好，突地一陣冷風吹來，打個寒噤，夢中驚醒過來，微微閃開眼睛看時，但覺曉風尖銳，撲而生寒，天色黎明瞭。史進尋思：「叵耐姓丁的賊，對俺們假意慇懃，中了他的奸計，失陷了小乙哥，此恨如何消得。」擦擦眼睛，拔了樸刀，立起身來看時，這裡一帶黃牆，卻是一座道觀。此時天光亮了，倒覺進退無主，如何是好？史進在左近逡巡了幾轉，正沒做理會處，忽聽得開門聲響。抬頭看時，一個道士從觀中角門裡出來，手捧一束正蒸著的香，放到山門外的鐵爐中，此名點天香，每晨如此，是這道觀裡的常規。史進見了，急閃到角門側首，等待道士轉身，踏步上前，執刀唱喏道：「行路的借問一訊，這裡是什麼地方？」道士嚇了一跳，張著兩眼，直上直下，把史進打量了好半晌，才道：「你從哪裡來？起得好早。」史進聽說，心裡早不自在，便道：「俺自問訊，說甚來去早晚。」道士連忙陪笑道：「是的，請往裡面拜茶。」史進更自不耐，大叫道：「你這廝只說廢話，俺又不是牛兒，要喝湯的湯和水！」道士看他氣色不對，再不回答，翻身往裡便走，走進角門，要緊把門兒關閉。不想史進早大踏步趕上，把門一腳踢開，掉轉樸刀桿，對道士夾背一下，打倒地上，道士叫：「救人。」只這一鬧，驚動了觀中道眾，登時擁出三五個人來。史進心頭火起，正待發作，猛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大郎因何到此吵鬧？」史進打一看時，喚他的卻是神行太保戴宗。自己不由呆了，沒得話說。戴宗見那道士爬起身來，滿臉泥土，頭上磕個大疙瘩。當下且不去管他，只招史進進內，走入一所臥室。史進放下樸刀，坐定了，便問：「院長因何來此，這座道觀何名？」戴宗道：「大郎，這裡叫做玄通觀。觀中常持道人孫壽鶴，是俺的師兄，當年一同從師學法，彼此交情深切，款待甚好，俺隱匿在此，能不露一點破綻。」戴宗當下告個大概，也無暇說明如何下山，要緊問史進何以單身到此，燕青怎的不見？史進咬牙切齒，恨了大半日，才從頭至尾，告訴戴宗，說：「若不救燕小乙脫險，如何回得山寨。」戴宗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這事好生難乾，大名城非彈丸之地，兵多將眾，戒備森嚴，我與你孤掌難鳴，怎生下得這手？」正說間，只見孫壽鶴走將入來，戴宗替史進通過姓名，彼此相見了。史進道：「邊才冒犯道友，休怪！休怪！」孫壽鶴道：「不敢，幸恕小徒粗魯！」戴宗又走到外面，尋著那個被打的道士，替史進陪了罪，道士也自無話。

史進因昨宵一場打，又奔跑了多路，肚裡饑餓了，就要索酒飯吃。孫壽鶴答應，立刻端正下來，史進吃了一飽。戴宗此時，就將下山因由，向史進備細告說。只因燕青、史進下山以後，過了數日，盧俊義忽感到心驚肉跳，坐臥不寧，心裡好生奇怪：「莫非燕青身上有甚變卦？」便將情告宋江。宋江說：「本來吉凶禍福，起伏無常，有的兆頭，不可不信。燕青為人機警，保不會生事端，敢怕史進著了火？」彼此做一回商量，宋江便差戴宗速去大名走遭，如有事變，火急報來。戴宗領命下山，到得大名府時，尋遍城裡城外，沒有燕青、史進蹤跡，卻撞見玄通觀道人孫壽鶴，師弟兄已多年沒見面，意外相逢，喜不自勝。孫壽鶴便邀戴宗同至

觀中。戴宗直說真情，孫壽鶴也告個實況，來這裡主持只一年多，當時就把戴宗留下。戴宗到大名的晚上，燕青就吃官中拿去，如今巧遇史進，彼此訴說原由，戴宗方知真有了事變。

史進當下一股火氣，屢欲前去搭救燕青，戴宗只勸回山，卻再理會。孫壽鶴也在傍相勸。史進見戴宗不應，悶著一肚皮氣，說道：「如此，俺自先走，待回山請得公明哥哥將令，發兵到來，把這城池踏為平地。」戴宗道：「大郎先行也好，我自有神行法，且待趕上，前途相會。」史進心中鬱勃，再不多說，起身把衣服紮束一下，藏過樸刀，唱個喏，大踏步去了。史進出了玄通觀，也不問路，趁腳步兒行。且喜不曾走錯，已到城邊。但見兩傍排列不少兵卒，手中執著長槍短刀，掄眉怒目，著意行人出入。史進天生英雄情性。他怕什麼，在人叢裡直闖過去，行若無事，倒也不曾有人留神，安然走出城關。他此時氣悶未消，出得城來，只顧趕路，趕到一處，已是申牌時分，肚中又饑餓了，且思尋個村店來買些酒吃。不上半里，早望見一個所在，挑出簾子，正是個酒店，如同大旱得到甘霖，心中好喜。史進走近店門，一腳直跨進去。揀個座頭坐了，酒保上來招呼，問要什麼酒菜。史進道：「只揀好酒好肉將來吃，有麵做幾斤下去。」酒保答應，不一時，一疊連搬上桌子來。史進正饑，如狼吞虎嚥一般，吃了個飽。吃罷，立起身來，酒保便喊算帳。史進伸手一摸，身邊只有幾文銅錢，銀子都放在包裹裡，為了昨夜那事，失得精光。此刻，史進難了，只得走到櫃上，說道：「店家，俺因急於趕路，匆忙中不曾攜帶銀子，改日卻來算帳。」說罷便走。酒保聽說話不對，兩手一攔，不讓史進走。史進惱了，就在身邊掣出樸刀，向櫃上一拍道：「權將這口刀抵押！」只見櫃內跳出一人，隨手搶過樸刀，喝道：「兀！你這漢子，這是誰人開的店，你敢來這裡白吃？」史進打一看時，那人八尺以上身材，三十左右年紀，全身皂裝，滿臉橫肉，黑凜凜一條大漢，不是個好相識。史進道：「白吃便怎樣？」說著，大踏步跨出店去，酒保搶來，伸手就扯他衣服。史進大怒，轉身只一拳，把酒保打倒地上，做聲不得。史進就勢跳到外面。那大漢見酒保跌倒，大叫：「反了，哪裡來這野漢，吃了豹子心肝大蟲膽，夥計們，快些來捉這廝！」只聽得一聲哄應，店中擁出六七個壯漢，各執鑊、叉、刀、棍，齊奔史進。史進雖只赤手空拳，卻全不在心，待眾人奔來時，只見他手腳一起，兩三個早跌撞開去，傢伙也脫手，沒曾動他毫髮。只這一打，引得史進性起，大吼一聲，就在一人手中奪過棍子，撒花蓋頂，逢人便打，如同猛虎咆哮，哪個抵擋得了，一齊倒退。那大漢見夥計們吃虧，心頭火發，掣樸刀直奔史進，兩人接住便鬥。大漢十分了得，二人刀來棍去，在店門外直鬥到二十個回合，忽地拍撻一聲響，兩個中倒了一個。